



[英]博里亚·萨克斯 著  
魏思静 译

# 乌鸦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*Crow* by Boria Sax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, London, UK, 2003  
Copyright © Boria Sax, 2003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鸦 / (英) 萨克斯著；魏思静译。—北京：生活·  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.4  
(动物系列)  
ISBN 978-7-108-03130-3

I . 乌 … II . ① 萨 … ② 魏 … III . 乌 鸦 – 普及读物  
IV . Q959.7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9660号

责任编辑 杨 乐

装帧设计 鲁明静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年4月北京第1版

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.625

图 字 01-2008-0281

字 数 75千字 图片 95 幅

印 数 0,001-8,000册

定 价 25.00元

# 乌 鸦

生活 · 讀書 · 新知 三聯書店

**Animal**  
**动物系列 第一辑**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<b>蚂蚁</b> | [英] 夏洛特·斯莱 著       | 焦晓菊 译     |
| <b>孔雀</b> | [英] 克里斯蒂娜·E. 杰克逊 著 | 姚芸竹 译     |
| <b>乌鸦</b> | [英] 博里亚·萨克斯 著      | 魏思静 译     |
| <b>虎</b>  | [英] 苏茜·格林 著        | 乔 云 译     |
| <b>熊</b>  | [英] 罗伯特·比德 著       | 江向东、何 丹 译 |
| <b>隼</b>  | [英] 海伦·麦克唐纳 著      | 王 萍、万迎朗 译 |
| <b>猫</b>  | [英] 凯瑟琳·M. 罗杰斯 著   | 徐国强 译     |
| <b>狗</b>  | [英] 苏珊·麦克休 著       | 常 立 译     |

**生活 · 讀書 · 新知** 三联书店陆续出版

# 乌 鸦

[英] 博里亚 · 萨克斯 (Boria Sax) 著

魏思静 译



生活 · 讀書 · 新知 三联书店



# 目 录

引言 .....	7
1 两河流域 .....	31
2 埃及、希腊和罗马 .....	38
3 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.....	55
4 亚洲 .....	80
5 美洲土著文化 .....	90
6 浪漫主义时期 .....	102
7 乌鸦与稻草人 .....	128
8 20 世纪和未来 .....	144
乌鸦年代表 .....	162
征引文献及注释 .....	164
参考书目 .....	167
相关网站 .....	173
相关机构 .....	174
作者致谢 .....	175
出版后记 .....	176



一张加拿大夸扣特尔人（Kwakuitl）的乌鸦面具，约 1914 年。

# 引言

乌鸦尽管黑不溜秋，却是个快乐的家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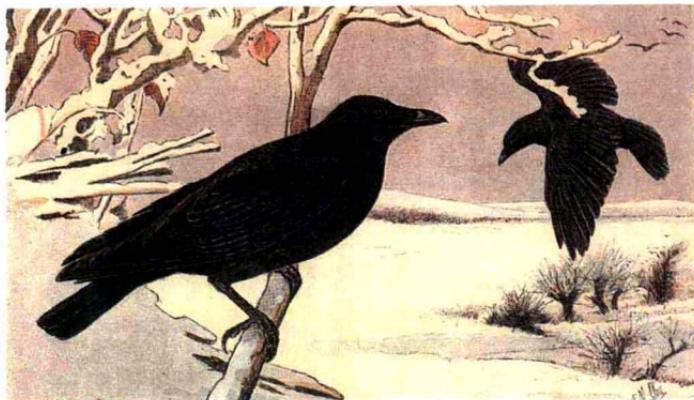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肖恩·欧·凯西（Sean O'Casey）《绿乌鸦》

尽管在乡村和城市乌鸦都很常见，可它们却几乎从来没有对人类瞟上一眼。它们的叫声不是为我们而发，只是在呼唤同类。然而有一天，我在回我纽约怀特普莱恩斯（White Plains）家的途中，看见一只脏脏的小乌鸦跌跌撞撞地从我面前的人行道跳过。我试图再看它一眼，它似乎既不好奇也不惊慌，而是一反乌鸦常态，与我四目相望。起初我以为它可能受了伤，还打算向慈善机构或是兽医求助。可这个小家伙没有一丝痛苦的样子，反倒不像我显得忧心忡忡。

繁华的马路旁边仅有很少的几方草坪，但已足够长几棵树了，包括一棵很高的松树。顺着那树抬眼望上去，枝丫间看得见挨着树梢的地方有个鸟巢。这只雏鸦应该是羽翼刚丰，被大鸟赶出窝，这样才能学会飞翔。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，很少有谁会忽略这个小家伙匆匆而过，至少也会瞅上一眼。有时小狗或是孩子会追过去，而上了年纪的人则试着跟它说说话，或者喂点食。小家伙既不受宠若惊也不恼怒，只是礼貌地轻轻跳开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跳跃变成了飞翔，越飞越远。大约一周后，有一天我路过时，那只雏鸦已经不见了。

很可能，它就在不远处，但是想同人类保持适度的距

这张 1907 年的法国照相凹版印刷制品，展现的是两只食腐乌鸦的形象。尽管很少有观众赏识，艺术家们总是表现出乌鸦独特的优雅。



离。公园的鸦群中，有些或许是它的父母和孩子，可我再也认不出它了。但我总喜欢在心里想，那只乌鸦说不定有时会偷眼望着我呢。在人类的世界短暂逗留之后，或许它带着快乐的记忆回归鸦群，并与其他同类分享。

表面上看，乌鸦与人类的关系常常显得谦恭有礼，但保持距离。然而这些鸟在民间故事中的重要性说明，乌鸦对男人和女人都有一种强烈的、或者说微妙的迷人魅力。看一看其他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鸟儿，比如鸽子或麻雀，它们看上去仅仅是在消磨时光，悠哉游哉地拣啄着食物。而乌鸦呢，正好相反，总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，总好像家里有什么事正闹得不可开交。它们飞来飞去地忙乎，乐此不疲，冷不丁就开口呼朋唤友，飞往另一处不可预知的神秘之地。

乌鸦到底是怎样一种动物呢？没有哪种动物能比它的模样更简洁、更形象化，更容易辨别。想象一下：一道剪影掠过，双翼舒展，脑袋耷拉，尾巴笔挺，背衬着冬日苍

白的云天。至少，这是诗人眼中的景象，但是科学家们看待事物的方法则要复杂得多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各种乌鸦都属于鸦科，该科成员包括喜鹊、松鸦、红嘴山鸦、星鸦还有别的几种鸟。

这些鸟都属于雀形目，一般被称作“鸣鸟”(Songbirds)，尽管它们的歌喉并不是个个动听。鸦科动物可能起源于澳洲，当时那片大陆与欧亚大陆相对隔绝。随着大陆板块不断漂移靠近，大约在两千到三千万年前，这些鸟儿漂洋过海来到亚洲。接下来这些“移民”经历了快速进化演变期，散布到欧洲和美洲。如今除了南美洲的南端以及极地附近几个小地区外，世界各地都能见到鸦科成员的身影。

乌鸦一词偶尔用于泛指这种鸟类科属的所有成员，但它常常更严格地特指真正的“乌”鸦，包括渡鸦、秃鼻乌鸦和寒鸦等等。另外，这个词有时也被用来指称那些没有任何其他通用名称的乌鸦，尽管这多少有点不科学。

本书中，我们将从许多角度观察人类与乌鸦之间的关系，这些角度包括：诗学、物种分类学、动物行为学、神话、传奇和视觉艺术。如果这偶尔会显得令人难以置信，比如让科学家与诗人谈论同一样东西，那么我们可以想想那个著名的印度故事《盲人摸象》。一位印度王公送给七个瞎子一头大象，要他们说说大象是什么样的。摸到象头的那个人说它像个篮子，而摸到象牙的人认为这家伙像个铧头，摸到象鼻的人说它是张犁，而抱了抱大象身体的那个说它是个谷仓。还有其他摸到大象的不同部位的人，有的说这东西像根柱子，有的说像个臼，像根杵或是灌木



科贝特（Corbet）家族的盾形徽章表现了渡鸦惹人喜爱的拟人化一面。

丛。讲这个故事通常是要说明，不同的信念尽管表面上好像相互抵牾，但可能全说的是同一个真实情况的不同部分罢了。

当然了，我们在书中将会涉及的不会是种种盲信，而是不同的文化观念。这里的“盲人”是那些大诗人、大科学家、著名的牧师、大画家……他们不是在摸象，而是在观察乌鸦。不管怎样，道理相同。毕竟，文化活动的各种形态归根结底是同一个传统的不同侧面。将它们归总了，会得到比单从任何一个侧面完整得多的文化图像。本书中，我会穿梭于科学、诗歌、传奇以及其他传统之间，来讲述人类与乌鸦关系的历史。

大部分鸦科鸟类是全黑的，某些品种的局部有白色、棕色、灰色、蓝色、紫色或者绿色的羽毛。一般情况下，这深色的羽毛使乌鸦如此突出，引人注目，当然这也让区分每只乌鸦个体成了件难事。黑色是土地和夜晚的颜色，因此乌鸦也常常与神秘的力量相联系。这种颜色使事物显得威风凛凛、更加严肃庄重，所以教士们的长袍喜欢用黑色，直到近些年，教师们也喜欢穿黑衣。

乌鸦那懒散的姿势以及对腐肉的喜爱，使它们成为死亡的象征。然而几乎没有哪种鸟能像乌鸦这般活泼顽皮。乌鸦会沉迷于一些看起来无用的把戏，比如说衔一根小树枝飞上天空，丢下这“玩具”，再猛扑下来叼住它。它还会莫名其妙地单脚倒挂，或者在飞行中突然要几个“后空翻”。

据说阿拉斯加州的乌鸦会把斜屋顶上凝结的冰雪敲下几块，当作雪橇滑下来。劳伦斯·基尔汉（Lawrence

渡鸦，取自 19 世纪自然史书插图。渡鸦是目前已知的体形最大，也是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一种鸦科动物。



Kilham) 后来写了一本关于乌鸦社会行为的著作。他有一次在冰岛射击一只渡鸦，可那只渡鸦不过掉了一根羽毛就逃走了。就在基尔汉停下重新装弹时，那只渡鸦调头从他头顶飞过，将它吃蔓越莓留下的紫红色的残渣洒在基尔汉帽子上。基尔汉总结道：渡鸦除了聪明，还挺有幽默感。

蓝松鸦，奥杜邦  
(J.J. Audubon) 绘，  
取自一本 19 世纪  
自然史书插图。蓝  
松鸦是一种北美地  
区最常见的鸦类，  
而它那活泼贪玩的  
性格使它在传说中  
常常扮演诡计多端  
的角色。



收起那修长有力的双腿，乌鸦看上去好像是轻轻滑过地面。接着它们毫不费力地攀升，不时拍打双翅，如同精灵一般飞向天空。尽管人们通常不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它们，但乌鸦的确异常“优雅”。从它的喙尖到尾端呈现出一条完整的曲线，无论它是左右摇头或是向下俯身，这条曲线都能随之有节奏地变化调整。

鸦科 (*Corvus*) 成员中最有名的要属食腐鸦 (*Corvus corone corone*)、冠鸦 (*Corvus corone cornix*)、美洲鸦 (*Corvus brachyrhynchos*)、普通渡鸦 (*Corvus corax*)、秃鼻乌鸦 (*Corvus frugilegus*) 和寒鸦 (*Corvus monedula*)。这几种鸟都分布广泛，并且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食腐鸦几乎全身乌黑，尽管它的羽毛在某种光线下呈现出一种紫色或绿色。冠鸦的背部、脖颈以及胸部较低处长着一大块的灰白色羽毛，除此以外，这两个亚种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，而它们也在分布范围交叠的区域中自由杂交。大概是自上一次冰期分成了两支族群开始，它们才趋异分成两个亚种，而两者相加，分布的区域覆盖了大部分

左图：亚欧大陆星鸦，取自 19 世纪自然史书插图。尽管不是真正的“乌”鸦，星鸦还是分享了它的近亲们聪慧的美名。它具有一种神奇的能力，不仅能搜集食物，还能找好地点将食物储存，以备日后的需要。

右图：松鸦，取自 19 世纪自然史书插图。这种鸟能够模仿从蟋蟀到人类等许多动物的声音而著称。



的亚欧大陆。冠鸦通常出现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、地中海、东欧和中亚，而食腐鸦却常见于西欧、韩国和日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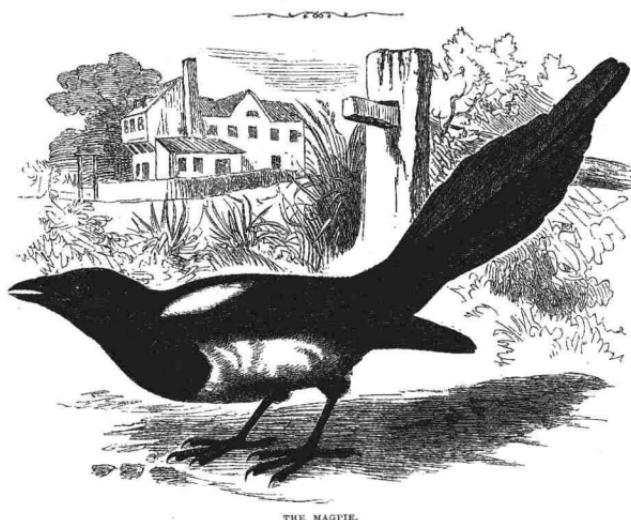
美洲鸦在个头大小和颜色上都与食腐鸦十分接近，成熟个体大约身长 40 公分，也就是 17 英寸左右。一些研究者相信两者应视为同一种类。但是之所以没有这样划分，主要是由于地理学上的原因。同属一个种类的动物应当习惯性地杂交繁殖，但是食腐鸦和美洲鸦却远隔重洋。虽然美洲鸦的栖息范围广阔，遍及美国和加拿大，但它们的足迹却始终没能超出北美洲。

普通渡鸦名为普通，却是难得一见，但是它的领地大得惊人。它的踪迹遍及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和非洲的北萨哈拉。普通渡鸦的个头明显大于其他乌鸦，一只成熟个体身长可以达到约 65 公分，也就是 27 英寸左右。它有厚重的喙和特别低沉的噪音。当头飞过时，从它那楔形的尾翼和相对突出的翅膀，一眼就能同其他乌鸦区别开来。时而扑翼而飞，时而交替滑行，也让它特别引人注目。

还有一种常被与食腐鸦和渡鸦相混淆的乌鸦，那就是秃鼻乌鸦。我们可以主要通过眼睛和喙周围粗糙苍白的部分来辨认它。这个特征使秃鼻乌鸦的脸部显得消瘦却充满表现力。这种鸟在北欧十分常见，但是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可以向东延伸直至日本。19 世纪时，秃鼻乌鸦还被引进到之前从未有乌鸦分布的新西兰地区。

在鸦科动物中，有一个成员从来不会在外貌上与其他同类混淆，那就是寒鸦。它身长大约只有 25 公分，差不多 10 英寸，比其他乌鸦娇小得多。寒鸦的喙短小锐利，侧翼和胸的上部是灰色的。然而寒鸦最生动的特征却是那

喜鹊，取自 1911 年出版的英国自然史书中插图。尽管被认为不是真正的“鸟”鸦，喜鹊还是同乌鸦一样享有聪明智慧的美名。



双银色的眼睛，在周围深色羽毛的反衬下，闪闪发光，如此吸引人。在整个欧洲和西亚地区都能看到寒鸦。它们喜欢一边扑扇翅膀，一边叽叽喳喳，这种习性给它们赢得了一个特殊名声——“淘气鬼”。

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，鸦科动物还有 20 到 30 种其他成员。在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，包括澳大利亚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，都能见到棕背渡鸦 (*Corvus ruficollis*) 的踪迹。而印度家鸦 (*Corvus splendens*) 和大嘴乌鸦 (*Corvus macrorhynchos*) 的身影遍及南亚许多地区。还有几种乌鸦仅仅生活在相对有限的栖息地，甚至是某些特殊的岛屿上。

今天，乌鸦的分类同其他动物的分类一样，是专家们辩论的深奥课题。不同种类乌鸦之间的区别往往既实用又